



正是花季时

骆 忆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正是花季时

骆忆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正是花季时

骆忆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长海书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 印张:10.5 字数:220千

1998年5月第一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04-04144-5/I·761 每册:15.00元

大学校园总有许多说不完的浪漫
故事……

大学里的女孩总有一抹看不透的
神秘色彩……

——人们都这样认为

内 容 提 要

柳絮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在她的身上，有着“火”与“冰”的矛盾共存，这个漂亮、有着深刻思想、才华横溢的女大学生，会遇上什么样的难题……

活泼、可爱的卢鹿，和“校园歌手”大洋深深相爱，并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对，然而其结局却出人意料。

端庄、文静、自强的程星，拒绝了一份令人心动的爱情，这是为什么？她还会得到那份令人珍祝的爱吗？

这三个女大学生有着大学生的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追求。了解了她们，你也就了解了这个群体。

楔 子

又下雪了，今年的这天。

记忆中的这个日子，总是雪花飘飘，天空中就像下起了无数洁白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有的飞向了大地，有的飞进了你心里……

“窸窣窣窣”地，迎面走来的三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在这没有什么人来的荒山雪地上，留下了三串歪歪斜斜的脚印。

雪，还在无声地下着。

她们在一座长着一棵小松树的土丘前坐了下来，轻轻地拂去松枝上的雪，你小心地找一找吧，一定会发现上松树上刻着这样几个字——“安息吧 小雁子”，小雁子也是一个女孩。四年前的今天，她们曾经答应过小雁子，不管以后四个人相距多远，都要在这一天重聚。

听，她们在长着小松树的土丘前唱起歌来了。声音低低地、幽幽地，还夹杂着隐隐的啜泣：

“不为许诺，
不为什么。
只为真的爱，

永远不会沉淀。

想起昨天，

想起很多，

才知逝去的，

不止纯情，

还有坎坷

……”

一道火光闪过，她们把手中的歌词点燃了，洁白的雪地被火光映得明晃晃的，静谧的四周陡然增添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神秘。

飞吧，飞吧，把这问候的讯息带到小雁子的身边，告诉她——她们真的来过！

雪，还在无声地下着。

“窸窣窣”地，缓缓走去的三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在这没有什么人来的荒山雪地上，留下了三串歪歪斜斜的脚印

……

“下面请每个同学上台来作一下自我介绍，让我们互相认识认识。”

班主任和蔼的话音刚落，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变得安静了，这是跨进大学校门以来的第一次班会。大多数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彼此都在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也有原来就很熟悉的，譬如坐在第一排的那两个女孩——卢鹿和柳絮，她们不仅是老乡，而且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现在又同时考进了这所重点大学的中文系。

“我叫卢鹿。”嗨！她第一个发言，“卢，就是拿破仑打滑铁卢战役的卢，鹿，就是梅花鹿的鹿。”

台下响起一阵笑声，一两个调皮的男孩子还戏谑地窃窃叫——“梅花鹿，哈哈！”女孩子的脸一下子红了，面对这些新面孔她显然有些紧张，班主任含笑示意她慢慢说，不要慌。柳絮——她的老友，也在第一排向她摆手鼓气，她晃了晃齐肩的长发，那喜欢幻想的头脑终于镇静下来了。

“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变作了一头小鹿。在暖暖的阳光沐浴下，在徐徐的风儿吹拂下，在潺潺的小河边，在青青的草地上，在葱葱的树林间，我多自由啊，我飞快地跑着、跳

着、打着滚，我把什么都忘了，一切的一切都忘了，我甚至忘了我自己。我的世界就变得这么简单，这么纯净，这么安详。小鸟在我身边唱着欢快的歌，花豹在闭着眼睛打盹儿……”

同学们似乎都被这个大胆的构想惊呆了。这样的世界他（她）们还从未想过呢。是啊，要是变成一头小鹿该有多好啊。

不过也有的在心里说：“我不要变作小鹿，我要变作……”

像柳絮，她就想来世变作一块石头，她说石头没有生命，没有感情，只是一天一天冷静地旁观人间种种戏剧上演、落幕，落幕、上演，不用像人那样，爱得那么痛苦……这是她后来说的。

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梅花鹿”的演说结束了。按座位顺序，第二个上台的应该是柳絮，果然是她。

“我叫柳絮，也就是柳树上飘飘飞落的小花的意思。许多人都说这个名字很有诗意，我感谢我的父母给我取了一个这么好的名字。”

她说“感谢”的时候鼻子一阵发酸。她是在一个经常吵架的不和睦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孩，敏感多思，除了感谢这个好名字之外，她实在想不出还要感谢什么，难道还要感谢这个家庭给她造成的伤害和阴影吗？乍相识的人只是惊诧于她身上一种特异的美，弯弯的长眉，大大的眼睛，端庄的面庞，像拉斐尔油画中的“西斯廷圣母”一样温和；但是她又隐隐地掌握着一种冷傲而固执的力量，让人不能随便靠近。正是这种火与冰在她身上矛盾的共存，造成了这个女孩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同寝室的女孩子后来回忆起相识的最初，都说柳絮是那时留给她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原因也许就在此吧。

班会上，柳絮接着往下说：“《红楼梦》里，宝玉、黛玉、宝琴、宝钗都歌咏过柳絮，我记得林黛玉的‘咏絮词’中有这样几句：‘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以前父母吵架时，她就一头把自己埋在文学作品里，与书中的人物同喜同悲。特别是诗词，更加看得多，也写得多。所以她接着说：“我并不十分喜欢黛玉的这首词，因为这仅仅只写出了柳絮的飘零无依和一腔幽怨，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清朝张惠言的《杨花》词：‘侬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这首词在写柳絮凄凉孤苦的处境的同时，又写了她不愿默默消逝，即不愿‘无声委地’的傲岸性格。她虽然微小、平凡、弱不禁风，但她有着一颗火热刚强的心灵。眼看要从柳枝上徐徐下落跌进尘土，她一会儿又飞腾起来了。‘将低重又飞还’，多么可爱可敬的生命！虽然它最终免不了‘斑竹凝泪’似的悲剧，虽然它有着满腔的愁恨，它还是要绕着云山终日不停地飞舞、飞舞……她的生命里不息的就是这种爱！这种痴！这种奋进不止的斗志！我名叫‘柳絮’，就要有柳絮的这种精神，也许站在各位面前的柳絮，总会湮名不符实的时候，有消沉的时候，有低落的时候，但我总会记得‘柳絮’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希望我们成为朋友，互相鼓励，共同前进！”

自我介绍无疑一个比一个精采。这个叫做柳絮的女孩子，谁都想不到她的漂亮面孔下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内涵。班主任

老师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接下来，男孩子们的“自我介绍演说辞”也是异彩纷呈。有的俏皮话一大堆，令人捧腹；有的颇有壮志，慷慨激昂；有的故作呆板，尤如一则“寻人启事”或“征婚启事”，简直叫人笑掉牙齿。

不过要提到的是一个叫程星的女孩。

她站在讲台上，高高的，瘦瘦的，戴着眼镜，很文静很纯朴的样子。穿着白底兰花的短袖衬衫，灰色长裤，这样的装在浪漫的女大学生中已经有点落伍。

“我叫程星，繁星的星。”她在自我介绍中说道，“星星，没有太阳那样炫目的光彩，没有月亮那怡人的清辉。但是我会 在太阳消失的夜晚，在月亮也不知哪儿去了的时候，在黑暗的天空中坚持自己的位置，为无数个需要我的人奉献自己全部的光和热，我愿和在座的各位成为好朋友。”

她的真诚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她，后来真的成了柳絮和卢鹿的好朋友。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刚开了个头。不过由于男女生之间彼此还不熟悉，况且新生总是有些羞怯，不像老生那样大胆，所以大家并不怎么往来。在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新生活的情况下，刚进大学的他（她）们都纷纷和读高中时的老同学通起信来。过来人说，大一的信是最多的，后来随着本校同学接触的增多，与外面的通信就渐渐少了。这也算新生中一种有趣的“怀旧景观”吧。

三个多星期以后，柳絮和卢鹿就收到了高中的老同学——

王芳芳即阿芳的来信。

亲爱的絮儿、鹿子：

你们好！

首先向鹿子小姐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你给我来信，看来还是没有忘记我这个失意的老朋友哦！

说实话，你们的大学生活可真是让我羡慕死了。军训鹿子一个劲叫累。哎呀，金枝玉叶，也难怪哟。不过，要是我呀，可真是喜欢透了。那紧急集合、月光下拉歌、一两千人大检阅，多有趣啊！累就累点呗，这点苦我还是能吃的呢！算了，算了，还是不说你们了，要不我会更加懊悔。我平时成绩也不错嘛，语文老师还说我作文写得好呢！怎么高考就偏偏差那么3分呢！哎！我真是一个倒霉蛋！……

你们还挂念着我吧！听好呀！下面我就汇报汇报我这边的情况。

我这边总的来说还是蛮好的（除了一个小插曲之外），现在我在村小学当四年级的代课老师。跟小雁子一个学校，你们说巧不巧？小雁子现在还是学前班的阿姨。她呀，可真是没得说的——兢兢业业！每天不论刮风下雨，她总是比学生去得早，回得迟。那群小孩子也真的喜欢她，一口一声“雁子老师”，比电视里家喻户晓的“鞠萍姐姐”还来得亲切。我们封她为本小学的“模范阿姨”。不过，我自己也挺能干的，我现在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怎么样？——嘻嘻！老婆卖瓜，自卖自夸。不过别忘了，本小姐可真的姓王！）。

我这个班总共有30几个“小萝卜头”，这群小家伙蛮可爱也蛮懂事的。记得上课的第一天，我说我叫王芳芳，以后大家

就叫我王老师吧。一个小男孩站起来说：“王老师，请问你这个‘芳’是不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芳’？”有趣！嗨呀，他（她）们懂得可多哩，流行歌曲也能像模像样地吼上几嗓子，我真想有时间培训培训他（她）们的业余爱好。

还有一次，我病了，在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教室去上课，你们猜讲台上放了什么？一个瓶子里装着一大把从山上采来的野菊花，开得好灿烂哟！“是送给我的吗？”我惊喜地问。“是的！”全体学生异口同声。我小心地把花捧起来，嗅了嗅，真香啊！这时我看见瓶子下面还压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字：“祝王老师早日恢复身体 四（一）班”我真是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多么纯洁无瑕的童心啊！多么令人疼爱的“小萝卜头”！哎，说真的，虽然相处不到一个月，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这群小家伙了。絮儿、鹿子，当老师的滋味也挺不错的呢。

不过也有点恼人的“小插曲”。“蛇皮”来找过我几回。看看他那个样子，贼眉鼠眼，不务正业，整天吊儿啷当的，谁喜欢他呀，不就是有个当乡长的老子嘛，有什么稀罕的！还写了几封肉麻兮兮的信给我，看都没看完我就撕了，也不撒泡尿照自己的模样！真是！我祈祷上天他不要再来学校找我了，我看了就心烦。

大学可是块浪漫天地。听他们说大一刚进校的女生更是“老大哥”的重点进攻目标。鹿子、絮儿，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可要小心点哦！有什么艳遇，也讲给我听听！OK？对了，絮儿，你这个“冷面娘子”，我可要敲敲警钟提醒你给我回信哦，要不回来我可要打你的屁股80大板了！

你看我，哆哆嗦嗦写了这么多，还差点忘了小雁子要我交待的话呢！她说她很想你们俩，盼着你们早点回来，她一切都好，勿念！

别忘了我和小雁子，千万千万！要不然我就和她结成“统一战线联盟”，在这里讲你们两个坏蛋的坏话，使劲地讲，保准你们会耳朵发红脸发烧，等下就不好意思出门了！嘿！嘿！

……

晚上，柳絮在给阿芳回信，卢鹿戴着耳机听摇滚音乐，程星不停地抄着什么东西。寝室里有3个女生被老乡叫走了，还有4个到教室上晚自习去了。整个寝室亮堂堂的、静悄悄的。

不过已经接待过了两拨来客。

开始有两个男生进来，说他们是“吉他协会”的，看新生中有没有音乐爱好者愿意加入他们的协会。

卢鹿是一个典型的音乐迷，每天“小曲儿”不离口。还总是幻想着在起风的日子，抱着破吉他，让那长发在风中飘飘，动情地吟唱着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歌。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她早就想学吉他了。柳絮和程星没有报。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女生进来了，笑盈盈地说她是“论辩协会”的。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她说论辩可以使人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增加知识，开阔眼界，广交朋友，丰富生活等等等等。末了还加上极有诱惑力的一条：加入“论辩协会”的学生在竞争者云集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参加学校一年一度的大规模的、盛况空前的、众人瞩目的论辩大赛。她到底不愧是一块论辩的料。

不过，她们仨人都没有报名。柳絮和程星性格都比较内

向，卢鹿活泼一点，但对论辩也不“感冒”。

最后那个女生失望地说了声“打搅了”就走了。

“真难为她讲了这么久！”柳絮有点过意不去。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卢鹿直摆手。然后又神秘兮兮地“嘘”了一声，压低了嗓门说：“有过来人告诉我一个机密。大学里的社团多得像天上的星星。除非你特别有兴趣，否则别报，报名都是要交钱的，有时是花钱买‘当’上。这些社团并不像他们开始许诺的那样会开展很多活动，有的根本就一年一次活动也没有。交上去的钱都让那些头儿们‘啖’光了！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我们还是慎重一点好！”卢鹿偏着头边思索边说。

“我看也是。什么事都不能光看表面。别看他（她）有时候说得那么动听。”程星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也对！”柳絮点了点头，“不过，要是有关诗呀词的什么协会，我还是愿意参加。”

“那我也是，”卢鹿赞同，“毕竟是爱好所在嘛，再说又是学这个专业，花几块钱也不在乎。”

“我也会考虑一下。”程星说。

她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穿着也是全寝室最朴素的一个。

话音刚落，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进来两个穿牛仔裙，模样清纯的女生。原来是学校“雨纸伞”诗社的来“招兵募马”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你们中间有对诗歌感兴趣的吗？”她们问道。

柳絮、卢鹿和程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作声。

“怎么，不好意思说呀？”她们又问道。

“有啊!”卢鹿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用手指着柳絮说,“她读高中时就是一个大诗人了!”

“是吗?!”那两个女生望着柳絮,笑道。

“别信她!我只是有兴趣的时候胡乱写写而已。”柳絮辩解道。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嘛!你对诗歌有兴趣,就等于迈出了第一步!”一个女生说。

“是呀!”另一个女生问道,“能不能拿你以前写的诗给我们看看?”

“可以的!”柳絮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粉红色封面的厚本本,“只是写得不好,别见笑!”

“怎么会呢?”

“哇!这么多啊。《春》:这朵花开得真美/所有看见的人都禁不住赞叹/可是有谁知道/它的种子/只是一个过客不经意地/在去年的冬天/遗落;”这个女生边翻边念,“《渴盼》:又黑又喧嚣的树林中/我迷失了自己的窝/为我遮风雨的翅膀哪里去了?/我滴血的眼睛看不见猎人射过来的子弹/不要告诉我天堂的故事/那很遥远/我只是在这冷风中/渴盼/一点点火。……”

那个女生念得很动情,把那个厚本本都快翻完了。

“写得真好,写得真好,很有点诗歌的味道。”她高兴地望着柳絮说道。

“谢谢了!”柳絮听到这样的夸奖有些羞怯,“其实,我只是用诗歌这种形式表达了自己不同时候的不同心情而已!”

“就是这样的嘛!不错了!”

两个女生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子,然后对柳絮说:“如果

你愿意加入我们‘雨纸伞’诗社的话，我们决定把你作为新生中比较突出的代表，录用到理事会来，可以吗？”

“理事会？”柳絮瞪大了眼睛，“要干些什么？”

“不用干什么的！”两个女生笑了起来，“就是给你一个职位嘛，起起模范带头作用！”

“好吧！”柳絮松了口气。

她最怕的就是当官了。她觉得自己的性格无论如何干不了。而且，她喜欢自由自在。“无官一身轻”，多好！

卢鹿也参加了。

程星有点犹豫，“你们的诗社要交钱吗？”

“可以暂时不交，你先参加一次活动。如果感到满意，再交，也行。”

结果程星也报了名。她们的“招兵募马”工作可谓获得了全面胜利。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报名的她们三人每人准备两首诗歌，到下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参加新一届“雨纸伞”诗社的成立大会。